

## 不药而愈（下）

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稿不能断，对着空白的稿纸，脑子也一片空白，还是回床躺下。再睡一个小时吧，转了闹钟。电器的刺耳声响，半夜三点。转到四点，四点起身也来得及，又响，再睡，又响，已是六点，窗外开始变白，不能睡了。

照照镜子，那颗喉核肿得樱桃那么可爱。

仔细刮光胡子。约了客，得去开会，不能给人看到病态。

尽管没有胃口，也得猛吞食物，才有力量，这是最基本的方法。

但是，前两天才拔了大牙，口腔发肿，吃粥也觉得硬，对付不了病菌。

写了几个字，停下，干脆去看电视。咦，这部电影怎么错过了？一看不能罢休，大厅没开暖气，又打喷嚏。

寒上加寒，又去吞深水炸弹。

乘药性还没发作之前，再写一张稿纸，不然开天窗了。

一开始，这个毛病从哪里得来？回想一下，去了韩国，气温零下九度，没事呀！

回到香港好好地，怎会伤风？

大家都说小病是福，感冒是身体叫你休息。我才不稀罕这种运气。书至此，又有睡意。

一小时后，闹钟又响。

伤风感冒，又算什么？一直没好，是不是患了禽流感？但比起沙士，还是温和。

起身，披上大衣，散步到九龙城街市，遇相熟的小贩，互打招呼。见新鲜蔬菜水果，开心得发笑。一切病痛，不药而愈。

回家，这篇杂乱无章的东西，也写成了。